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三十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

記

遊西山記

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於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屹為層峯滙為西湖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

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寺左田右湖近山之境於是始勝又三里為功德寺洪波衍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盡叢薄始達於野乃有玉泉出於山噴薄轉激散為谿池池上有亭宣廟廵幸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為華嚴寺有洞三其南為呂公洞一竅深黑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莫有窮之者又二十里為香山樓宇堂殿與石高下其絕頂勝甕山其泉勝玉泉又二十里為平坡寺俗所謂大小青龍居之迥絕孤僻其勝始極而山之大觀備矣成化庚寅四月之望刑部郎中陸君孟昭

與客十人遊之晨至于功德寺有冠生者亦載酒從勸客數行僧食客蔬食已復上馬南至于玉泉求觴竿不得又不可掬飲相顧爽然良久方別道取饁者瓦桮還飲之又南至于華嚴有俗客數輩不顧徑去又西南至于香山坐而樂之曰美哉山乎而不得在西湖之旁造物者亦有遺枝乎或曰其將靳於是或曰物固然爾造物者何容心哉因相與大笑望平坡遠甚弗至乃循故道歸過甕山登之孟昭復大饗客飯僕芻馬日昃乃返進士

奚元啟預號于衆曰至一所須一詩成不者且有罰罰依桃李園故事然竟無罰者孟昭曰維西山實勝都邑不可闕好事者之跡然官有守士有習不得巖探窟到于旬月之頃取適而止無留心于兹蓋有合于弛張之義者不可以不記乃起揖客請授簡于執筆者

惺惺齋記

聖人之道邈乎不易入也其入必以敬敬豈易言哉謝上蔡常惺惺法蓋其近者也夫惺惺者欲人不死其心

心不死則可以入道矣夫心本虛靈而理斯具而事斯應其具無不善應無不可寔同厥初既而貿貿焉昧昧焉如醉之湎如夢之魘如疾之眩顛倒錯逆罔知其極者其心死也于死不死之間不能以髮故古之聖人有盤之銘丹書之戒以警其心懼其死于一髮也不死則聖死則狂一髮之生死甚微而聖狂之相去遠甚人可以不常惺惺乎予之志於道久矣恒内顧曰吾存也一不善焉行也一不可焉吾何為者于時蓋翻然而與冷

然而省涵者若滌而醒魘者若警而悟疾者若藥而釋有人之所不與知者吾之心固不死也及其因于所應而守之不力則不能無涵而魘而眩而不自知者此予之所病也嗚呼予其有感于惺惺之言夫有以名齋者泰和陳處士善敬甫其子給事中鶴請記于予予曰處士之志予同也其顧者省病者懼也然亦有與予異者處士隱者也其於事不多接或者其無所擴之也嗚呼惟理無所不存惟事亦然固有所當為者也其不得為

者固其所得知也者董五經者近乎知矣然不能擴其心于萬變或與予之所謂知者不同苟不能擴其心而局于小明也而曰我惺惺我惺惺則禪者亦惺惺也其於道益遠矣吁其誠可懼也夫其重有所感也夫

半村記

半村湯原靜居于蘇之楓橋橋東距州城數里許廛閭相比至是而極極則為平田方湖曼衍暎帶彌望無際而其居適當其交因自號曰半村半村半村昔嘗游尚書晞

顏楊公之門工琴解詩旁及醫術用是往來江湖淮泗間而極于京師雅好文事凡名大夫士鮮不識者予曩見于奚進士元啓家其於元啓葢中表之郿也元啓卒其孤不能舉半村為治後事殫財與力予謂其好義者心愛重之既又因刑部主事顧天錫來諸予請記其所謂半村者去年予南經蘇夜泊橋下憶張繼題詩處徘徊久之時半村又客于外求其居不可得也既還京師宿負未釋半村以詩來者再足及門者多至不可數予

甚愧之癸巳之夏持卷告别予不得置也笑而問曰夫
仕與隱殊塗而異尚二者不惟不能合或據其地以相
訾謷故擊磬之音昔人所惑招隱之詩後世反之其勢
然也人有在吏為隱居山中以宰相稱者是將安所取
衷哉子之居村郭之交也出則為士為官處則為農為
圃有所慕斯進之矣有所歛斯晦之矣今子以半村自
名而不著其志將為河内之老自處于可否之間乎將
為漆園之吏置其身于才不才之間乎不然則將用則

行合則藏所謂學顔氏之所學如吾徒者乎半村憮然作曰噫澂將去矣書予言以遺之

冰玉齋記

泰和羅先生明仲嘗作冰玉之齋其名寔因其曾大父德安府君君平生以清白著東里傳稱其有冰玉操者也明仲少有志於古孔孟之學近慕先世之賢乃摹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涑水康節晦菴像于圖别録前人所為七賢行實于帙揭之于齋而名之曰冰玉每仰而思

曰不如是不足為此祖之孫況古人乎齋既成以告其友李東陽者使為記予乃言曰天下之德莫大乎無妄德而無妄可以言至矣夫氷清于水則離玉間于石則疵寒煖不相入瑕瑜不相掩故中貞而外潔凝聚為形質而發越為光輝今持玉以示人雖奴隷知其為至寶持氷以示人雖嬰孺亦知其為寒彼所謂氷與玉者亦將受之而無愧此無妄之至也君子之學積中而盎外蘊之為道德發之為文章措之為事業皆明對天地幽

通鬼神仰質前聖俯俟來哲中無留情外無醜顔縱不能無疑于一人而必信于天下縱不能無疑於當時而必信于後世彼小人者掩覆藏匿惟恐其不深鋪張晉耀惟恐其不彰及其計窮智極幾微倉卒之際葢有赬面泚顙而不能自已者故可以欺天下而不能欺吾之一心可肆意於四海之外而不能自安於閨庭之内故人能無疑於嬰孺奴隸而自免于赬與泚也則可以言至矣書稱惟幾易賛退藏于密孔氏之徒皆稱慎獨自

古聖賢未有舍此以有成者氷玉之義其盡于是乎若明仲者雄談慱辯而人不以為狂高志遠慮而人不以為迂孤履危行而人不以為異自是以往精義以約之定力以持之何所不至哉雖然中人之志茍有所感激或可當大事處大難而精粗外內終始不變者雖聖賢亦以為難故君子貴乎重且遠也故以明仲為有餘力而易焉者吾不敢也予辱從明仲久所恃以為氷玉者甚至凡予所執論固皆其緒餘而於其名齋重有感焉

蓋學必有所入而後成然非相與警策砥礪之或至于委靡沉溺而不自覺此明仲之名齋與予之記皆不可闕也請書于其齋與同志者共覽焉

聽雨亭記

靜觀子既闢北軒作亭其南綴于後堂之楄其高可仰也亭之前襍植羣卉而性獨愛荷置二盆池種者常滿尤愛雨雨至衆葉交錯有聲浪浪然徐疾疏密若中節會靜觀子閒居獨坐或酒醒夢覺凭几而聽之其心冥

然以思蕭然以遊若居舟中若臨水涯不知天壤間塵鞅之累為何物也因自題曰聽雨亭客有過者問之曰天下之物有聲者皆可聽何子聽之專也靜觀子曰夫聲物皆有之然其矯揉而為之者弗貴其為聲也今夫風雷雨雪禽蟲草木皆自然而成聲吾則適之然取之也無窮遺之也不恒以不恒之遺應無窮之取雖曰僕僕且不給吾何適于聽故吾於所遺者取之其所弗遺遺焉而不吾適者吾弗暇也客曰夫雨人固知聽之荷

之為物其華可玩其馨則可臭也今子必盡舍之舍之而取其聲敢問何擇靜觀子曰人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鼻為臭皆殊遭而異用以其所用應其所遭苟不為之節其為煩且困抑甚焉故君以適吾聽而已安能效人之目以為視效人之鼻以為鼻哉客曰視聽與臭均也今子以靜觀自名而顧動於聽吾恐子之目太逸而耳似勞其何以均之靜觀子曰君子有主乎其中無累乎其外故恒以物適情而不以情狥物是吾之靜未始

廢觀而聽亦未嘗勞也客爽然自失曰善哉子之聽也可以觀德矣子不佞不能為臧三耳之辯今當登子之亭玩其華采其馨且食其實子如不暇則顧以假我靜觀子不能拒乃笑而許之因書于亭壁以為記靜觀子吳姓字汝賢翰林修撰莆人也

守貞堂記

守貞堂者安福張敦賢氏所作也敦賢之先處士淵潤娶于吳數年而疾疾且革屬敦賢于吳曰我病且死乃

不終殄于天幸今有孤焉我即死汝其無愛一日之力以為我張氏保此孤也吳泣曰天矜君而予之孤其將有成乎君之言實與孤俱存吾何敢死之惟終身焉夙夜是圖君無患焉處士卒吳竭力治葬葬旣躬績織以食其孤及敦賢壯娶而生子吳猶未㒵蓋二十有二年于今矣敦賢念母之德輒流涕曰某不幸不及父事賴母而後行犹犹昵昵以至于有今日有婦與子以永宗祀幸不於先君之遺業是墜皆母之德天之報也乃作

堂奉母而居名之曰守貞以識不忘既又曰吾能識母之德不能使暴于天下無以稱為子謀于其從兄鄉貢士公美公美以其言告其兄車駕郎中公實以請於予曰願有記予嘆曰嗚呼人疾痛愁思必呼天其悃愊哀懇有不容偽者然此非足以動天也惟守之以正則天必應之坤之六三曰貞曰有終婦代夫終正也喪夫之道非死則守之觀吳孺人非不能死即死無所益乃能勤苦淬礪歷寒暑饑饉之變其難奚啻百死卒終先君

之志成其子之身若孺人之言則哀且誠矣其守則可謂貞矣天之為報昭乎在此繇是以迓祉廷作垂休于後之人寧有旣也乎若孺人者表之以為世則可也予與公實同舉進士入翰林甚厚其所居地與予茶陵比堪甚邇且親故知其家世甚許公實之先御史公實死國事今又有貞母者出乎其族何其多賢也予又聞孺人實學士與僉先生從女禮義之教固於是乎在因并記之以告其後之人

東莊記

蘇之地多水葑門之内吳翁之東莊在焉菱濠滙其東西溪帶其西兩港旁達皆可舟而至也由凳橋而入則為稻畦折而南為果林又南西為菜圃又東為振衣岡又南為鶴峒由艇子浜而入則為麥丘由竹田而入則為折桂橋區分絡貫其廣六十畮而作堂其中曰續古之堂菴曰拙修之菴軒曰耕息之軒又作亭于桃花池曰知樂之亭亭成而莊之事始備總名之曰東莊因自

號東莊翁莊之為吳氏居數世矣由元季逮于國初隣之死徙者什八九而吳巋然獨存翁少喪其先君子從而西既乃重念先業不敢廢歲拓時葺謹其封濬課其耕藝而時作息焉翁仲子原博以狀元及第入翰林為修撰獲以其官封翁朝士與修撰君游者聞翁賢多為東莊之詩詩成而莊之名益著修撰君以謂予曰幸君子之識之也夫人之業未有不勤成而侈廢者翁之為東莊也躬往斂而修之懇悃劬瘁歷數十年然後備亦

既艱矣而翁又遵道畏法雖處富貴泊然與韋布者類則所以保其業者豈苟然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由是觀之翁之業雖百世可知也吾又聞翁積而能散衣寒食餓汲汲若不暇則茲莊也寧直以自樂為燕游而已今修撰君科甲重朝廷文章望天下愛民憂國恒存乎心而見乎眉睫則推翁之心以達之天下又豈直足以保其私業為茲莊山水之重而已邪然君子論家業之艱考世德之有歸信文獻之不可無者

必自兹莊始作東莊記

祁陽縣學重修記

古之論學者有三其上為道德其次則為事功又其次則為文章凡以為世道計者挾此以仕雖其所施不同然皆足以澤天下及後世其弊也則專事進取不知其所以仕乃或因而假之若易狗然既有所得則委置不復顧而古之所謂學者蕩乎無有矣論學之政者亦三其大則正倫理厚風俗其次或教其政事或課其辭藝

皆能有所成就然必居之以館舍養之以廪禄齊之以號令條格使有所繫而恱其心有所據而致其力有所警動感發而成其業然後為可其弊也則修節目而棄本根或又茫然無所為坐視其委靡頽墜而莫之救則其為教亦蔑矣人必賢聖然後不待觀而為善不待懲而不為惡今學校遍天下而賢聖不時出則學之不修豈非為教者之責哉泰和蕭公自南京刑部主事為湖廣按察僉事慨然以風紀為任成化甲午至永之祁陽

覩其學舍敝陋集縣官師儒而問焉曰茲學也肇宋歷元復于國朝洪武之初葢百有餘年于今矣公與吾徒二三子實任其責其無所與讓乃命知縣吳謙董厥事訓導熊威佐之會籍程物而後從事伐木于林鑿石于山取則于官丹堊髹采不賦而集工師役徒弗相而邁凡室以間計為明倫堂者七為書齋者各五為會講之堂會饌之堂者皆如齋之數為號房者二十為庫者若干凡門為靈星門為戟門為學門者各一凡費以銀計

者若干以榖計者又若干始以十一月某日終以十二月某日月一匝而成蕭公乃臨而觀之則告于羣屬曰學之政有廢有興政有本末事有先後順理者為善治具舉者為全功爾諸君其黽勉倡厲使爾政與茲學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則又告于諸生曰仕不患無名患學之不成不患不能學患不知所以學爾諸生歸而求之洗濯磨淬入聖賢之域庶幾爾業與茲學其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圖惟公之命退則相與

議曰茲惟公之嘉志偉績不可以無記於是教諭王晃具書牘訓導楊玉上京師以請于予惟吾德侯之盛舉隣邦之美政與諸君之有志乎教與學也皆可書已為之記而歸之俾刻于學宮以詔于後之人公名禎字彥祥予同年進士也

紹興府學鄉射圃記

射藝類也君子之所不可闕故可以正心志可以習容體可以立德表行其道大矣賓主有分比耦有數終始

有節勝有孫負有罰其儀著矣鄉射則以習禮樂燕射則以通上下賔射則以接往來大射則以擇士而興于祭而其制重矣降于後世國典不立學校之政不修故儀文散闕而其為道漫然莫之究其用之者不過戰爭致之資爾噫豈非職教化者之責哉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建學令諸生以暇日習射其制甚家歷歲既久名存實廢比年知建昌府謝侯士元始用古禮行時制凡春秋朔望皆有射其後知蘇州府丘侯齊繼之提學御

史戴君珊圖下南畿諸學又繼之成化乙未戴君之從兄琥自南京御史知紹興府初政之暇寔倡兹禮遣諸生二人往習于蘇既又與其寮佐蔣君誼輩參互考訂無戾于古乃闢圃作堂于府學之後山陰會稽二縣學皆會焉將事之日禮物咸備笙鼓翕繹降升有容諸生在位皆起肅與讓薰爲至和怠者作肆者飭彬彬蔚蔚不知爲禮之至于此也訓導孫君先輩率諸生作而言曰惟侯克復古禮茂昭文教其功甚矣苐侯著美政當

顯擢擢且去其勢必弛弛則沮後恐隳前功某甚懼之若礱石勒圖建于茲石為文以紀歲月庶幾不墜圖既成蔣君適以公事至京師則以諸君之意屬予記古之論禮者有本與文文有因革損益時異而代不同然皆本乎心術基乎德行由是以教則薫陶革易不勞而化由是以學則涵濡浸漬入乎善而不自知其感動變化之機不容以髮故不有關睢麟趾之意則周官之法度亦不能行也鄉射之禮儀禮所載其文甚備戴侯博學

雅操施于有政可謂知本矣由是持循蹈履以輔德成業以不負國家建學立教之意成賢俟之教者其責必有所在諸君勉乎哉苟徒儀文度數而不求其實則雖日執經史談道義以為美觀無益乎世也而況於射乎若秉彛好德人心所同有倡乎其前有和乎其後來者之弗繼非諸君患也於是乎書

成齋記

刑科都給事中長洲陳君名瑄字玉汝自號曰成齋蓋

自諸生時已然及官京師所寓輙揭名于齋予顧而問曰何義也玉汝曰此某之字西銘之說也予曰有是哉夫所謂玉汝于成者貧賤憂戚之謂也今子登巍科爲顯官遭天子明聖諫行言聽敷陳宣布之澤及乎天下名揚而志遂天下之事無所拂乎其中矣是惡待此而後成邪玉汝曰某蚤失怙家中艱阨勉就學學必窮日夜磨砥刻厲久而後有得焉生不慕富貴自叨官職以來懼我責之不易稱展轉刺促求分寸之益而不可得

蓋未嘗一日安於心將念成之艱而卒思所以自玉之也予曰嗟乎成之義其大矣哉世之揚聲振華者謂之成名舉政事樹勲業者謂之成功涵養培積得於心而不失者謂之成德其成也亦惟其志力所至以為等若身之有窮達榮辱吾所以成者不繫焉故富貴福澤本天所以厚吾之生而貧賤憂戚乃所以玉我于成厚我者不為私成我者不為虐惟無愧其所厚而不負乎其成也斯可矣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成之

義其固在茲乎傳又謂成已將以成物乃性之德人之所有事也非功與名之謂也蓋至是而成之道盡世之濫竊者每自棄于成君子之達亦未必不益乎身以爲成物之資也所謂生憂患而死安樂蓋爲恒人言之者豈盡然哉予始得玉汝場屋間如其人不止文字之懿及其律身奉職危思遠計以大賢君子自鑒蓋其成亦不于功名止也予固將相之有未可以諛言贈者因記于其齋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予之言未必非斯

齋之助也

春濡菴記

知衡州府徐君孚既謝事居黄巖始修墓事墓在縣東三童鄉涼棚山西原衡州之曾祖考提舉諱某祖考諱某考贈蒲州知州諱某各以世葬而其兄某某皆祔焉衡州結菴為四楹去墓南數十步歲春秋率子姓合祭其中名之曰春濡菴成以書附吾同官謝君鳴治屬予記其畧曰吾之為兹菴者凡以吾祖考也登兹菴而不

可得覩春雨之濡秋霜之降怵惕悽愴其能已乎中邪然秋陰之歛而歸者其鬼不可求春陽之發而伸者其神或可得而接吾之心有感焉此菴之所以名也鬼神之理塞乎天地而祖考之氣通乎吾之身陰而歛陽而伸者浩乎其無間也然必有所自而感亦必有所在而待故君子七月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隆祭之道也人之終體魄降而魂氣升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者神而已故陰微而陽著即其著而求之蓋庶乎感之

之易也若以神為陽陽專在春也而求之可乎且人子之於親也終身而慕顧其感也有時其祭也有節亦豈特秋露春雨之間哉祭義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死之祭生之養也是人子之報其親者又豈特擅薌俎簋之間而止哉衡州舉賢科妝大郡有政事才封秩命數延于先世不辱其親矣又能敦典盡物慎名與義其亦不悖乎禮矣後之登茲菴而祭者非其子孫邪使狗名而忘義已愧於茲菴而況其親邪衡州於墓次

預營一窆為歸全計蓋亦孝之事也子孫之所當知也故并記之以告其後云

約齋記

應天府尹天台魯公懋功少時其先都憲戒使常自檢束以澹泊安靜為事公拜而識之既壯成學舉進士授吏科給事遷南京太僕少卿以至京尹出入中外幾三十年懷念先訓懼自放逸以陷于過名其居曰約齋間以告予曰幸為我記之以識不忘比予校文南畿公寔

主聘薦周旋閲月寅恭如一日見其衣服輿乗不事華飾與之言藏衷先見而訥若不能出口及觀所著堂壁記皆憂民為國撿身奉職語知公蹈蹈非竊禄尚位者其名約也固宜乃言曰賢哉公之能約也夫約放之反也君子者必檢身内必有所養外必有所制若規焉矱焉惟所在而莫敢或過故貴則恐至於侈富則恐至於驕樂則恐至於縱逸則恐至於惰非惟富貴逸樂然也雖貧且賤亦然才太高則銳必養之以晦意太廣則踈

必斂之以實功太盛則危必守之以謙言則不躁動則不迅惟約之守而不敢或肆如是則大可以至於道而小亦可以免過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曾子守約孟子求放心程子所謂鞭辟近裏著已者皆此道也然人之情多玩於久而官或怠於成故雖強制於旦夕已惰於持久之餘素守於平居已逸於倉卒不備之際其雖如此若公之約宜尤有甚難者蓋士起於寠賤幸而不為居養所移易則易以守世禄之家鮮禮滅義者雖

古盛世亦不能無今先公官大臣都厚禄能以是訓其子而公承藉優裕能以是承其父此今世之所寡聞而僅見者也而況持之於久而守之於成者又豈不甚難矣乎賢哉公之能約也公於是矍然起曰吾欲子之規予也而反予譽予曷敢以承然亦曷敢不勉使吾老而不愧於子之譽則於先公之訓也無負耳矣請書之遂書以為約齋記

懷麓堂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懐麓堂集卷三十一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一

記

華容縣學重修記

岳州華容縣學在縣治南舊地苦水國朝洪武初始遷於北一里許基構宏麗久乃浸圮天順間知縣許傑嘗修廟庭備

祭器有意於學未逮也成化已亥湖廣按察僉事李公文中行部至縣詢於知縣鮑德暨教諭顔信訓導習善知學久不治慨然曰吾事也吾不以煩民乃取羸於官得白金數百而命府知事吳正董其役凡門廡堂室以楹計者數十瓦甓木石緜采丹堊剔朽除穢易為堅完煥然大新觀者改視聞者易聽以為盛舉於是縣官師儒合而言曰李公之功吾徒曷敢忘惟刻石紀事昭於後世俾引而無窮者吾徒事也兵部郎中劉君時雍上京師以諸君意屬予請為記予惟士之學

將以為世用也然必養而後成故其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於是出而應世酬物庶幾不失其正蓋必斷於取舍得失之際然後不為利害生死所移易自易及難由恒達變涵養成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家之養士知其不可易而成也故學校以居之師傳以教之堂廡齋室之居廪給餼食之制課之以書史文藝之業肄之以祭祀飲射之禮申之以孝悌忠直廉恥之義日涵月泳使學成而德立然後禄而官之其

勤且厚固如此士之廬居而餼食者念夫養我者之厚必畜德積學以稱為士曰其無負茲餼與茲舍也於是出而有守與責則念夫爵我禄我者之重必致志竭力建功業以稱為臣曰其無負此爵與此禄也苟羣趨旅逐以學宫為傳舍則他日之出視科目將必若蹊徑然一得志則棄不復顧求其以名撿易貴富斷為此而不為彼也亦難矣然則士之養於國者惡可不思所以自養哉華容文獻地多奇才偉器登巍科名列卿者踵相

屬方聖天子渴賢圖治賢有司又振而承之興學明教亦進德修業之基也他日有以名行功業不為物奪卓然在天下使而鄉之士不為虛名今日之舉不為美觀而吾之文不為虛言者非國家建學養士之意哉亦非吾李公及予之心哉公暨予同舉進士以刑部員外郎出佐湖臬嘗預立邊功救荒除盜鉏強暴植柔懦有功吾民蓋不獨於學政為然故并書之

山陰陳氏祠堂記

監察御史陳君直夫葬父文林公于山陰時山陰故業蕩盡僦居于杭暨復葬其母某孺人始卜地建屋為祠堂以祭考妣上及于高祖而下逮於所當祔買田數畝以共祭物歲時用考亭家禮及旁考諸書以修祭事蓋其家生産闊略而祭祀之禮未嘗少闕服食疏儉僅足為寒暑朝夕而饗薦之物未嘗不潔嘗慨然曰此吾父之所欲為者也吾子孫不可以不知也乃走書京師屬予文及服闋北上再命而南則以予文歸而刻之石初

直夫大父諱某從事浙藩為仇吏所棨身既瘐死家亦盡破文林公方弱歲遠戍交阯至梧州歸籍京師晚就義于南京以卒其心蓋未嘗一日忘山陰也及其没而返葬仇家怨吏皆澌盡灰滅無復存者而公閭里耀𨻶隴安孫子蕃盛有百世不摇之勢則其游魂精氣往來下上於松楸桑梓間者寧有時而既邪且公當交阯之役寧知其不死于道路幸而不死亦當為文身之鬼及其歸老京師可謂幸矣又孰知其優游容與卒返于所

生之地以終其身以饗其子孫邪蓋陳氏之復祀于此者以直夫故也直夫之歸雖仕且顯而身貧俸薄其難已甚然而必至于此而後已者以其親之志乎此也不如是不足以慰吾親故苟吾力之所及者無不為也直夫賢乎哉今夫有堂焉以居有田焉以祭無難為之勢而有可守之業為陳氏之子孫者亦易矣其或弗構弗穫弗修而居弗職而祀可以為而不為者豈其子孫哉豈其祖考之所望者哉君子之為教必本諸身而先乎

其親直夫之所自盡可以教矣為子孫者亦可以觀矣

作陳氏祠堂記

南巡圖記

吾湖南天下巨藩北按河南北東為南畿東連江西東南為廣東西抵四川西南為貴州而西北為陜西疆境所接半天下地方數千里其間名山大澤如衡嶽武當洞庭雲夢為形勝之會其上則奇峰峻嶺迴灘激瀨人跡不能及下則連山洪濤千疊百折其勢若排雲而降

遠則平原沃壤曼延映帶茫然不絕蓋天下之奇觀備矣夫自有山川以來炎黃舜禹之迹殆無容議他如屈原之忠義龐德公之隱逸羊叔子之惠愛周公瑾陶士行之功烈周濂溪張南軒之道學李太白柳子厚蘇子瞻之詞賦遺宮故治荒臺斷址之所在高可仰深可遡清可挹喜可以慕而悲可以歎者皆於是乎見焉君子之至於是以廣見聞恢積蓄宣達情抱無乎不可而況握符建節有民人社稷之寄得以施號令樹勳業於其

問哉華亭侯公公矩自刑部員外郎出僉湖廣憲事郎中過君太璞奚君時亨壯公兹行摭景之尤勝者繪為圖釐為數十題與諸名能詩者賦詩為贈謂予湖人請記圖左予家湖之東陬而生于京師蓋甞歷黄州觀武昌望漢陽經岳州以至長沙吾藩之勝已畧具於胸中矣感時懷古或有所見而不得與髙人竒士傾寫萬一今公往矣其亦有感於兹乎抑古之論廵行者聽謡頌以審其哀樂納市賈以觀其好惡訊簿書以考其爭訟

覽車服以等其奢儉省作業以察其趣舍以公之賢咨諏措置以周我邦邑必有其道聲跡所及豈徒動山嶽而揚波濤也若遠遊之文登高之賦皆公餘事乃求之遊觀玩樂之間亦奚取乎茲圖也哉

友愛堂記

臨江之新淦饒為望族伯曰順亨仲曰道亨者又饒氏之長而賢者也性友愛家食千指居恒共爨子姓薰習雖羣從分處怡然如同胞焉道亨間請于兄曰家之幸

不貳者以吾兄弟在也吾兄弟能之吾子孫或未必能也請有以昭德示訓順亨乃名其堂曰友愛之堂翰林編修劉君景元吉人也居既比郡又數所經地嘗交于道亨知其事為詳比同直史館舉以告予既乃請記其所謂友愛堂者夫孝友天性也父子兄弟天屬也人之善皆性乎天而倫有疎戚行有先後必自屬於天者始焉父子親之至者也兄弟同出於父子故友與孝相因而不相遠凡有兄弟者皆然芸童牧豎卉裳椎髻之民

無不知兄弟之愛也及其天既喪則雖經生學士或不能之於此而不厚則亦無所不薄矣噫夫婦朋友皆人合於人倫差後然其厚者在夫婦則曰如兄如弟在朋友則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於所謂兄弟者顧或踈之如塗人甚之如寇讐非特夫婦朋友之不若理欲之相遠固若是甚哉予嘗求其故矣人之所欲莫甚於衽席亦莫甚於貨利家之為禍恒必由之京兆之由汝南之繆清河之乙皆以此起釁而其止也則或以理悔或

以家教或以官訓而後能上無明有司內無賢父兄猶欲忘理釁起而不能捄甘心而終身焉者蓋亦多矣可勝道哉可勝嘆哉予以為二者之弊有父兄所難言者故極論之為饒氏孫子戒友愛之澤將於是乎徵來者勉之

南山草亭記

天下之山以南稱者不知其幾也泗之盱眙有山焉南直縣北枕淮在州之南故亦曰南山宋米元章有詩稱

為東南第一山并書三大字于石故又謂之第一山然南山之名固在也自汴水入淮濤浪衝激一瀉千里而玆山實當其衝為景最勝邑人陳君德修居東北隅嘗誅茅構亭適際山半以周覽宇宙流觀江湖憑几據榻則目迴頸間有舟車杖屨旬日之所不能至蓋玆山之尤勝者也予嘗渡淮西望去盱眙為里尚數百不及見玆山登所謂草亭者然與君同甲第又同朝數聞君言且得其圖觀之雖不躬至而能言其勝也古之人其名

興迹必託物藉地以傳其居南山者漢有四皓晉有陶淵明唐則有盧藏用數人者之賢不肖固較然明也今所謂南山者同名而異地出處進退宜於此有擇焉君起科第歷曹省出牧州郡其途甚正羞捷徑而不為者也出而當右文崇教求賢如不及之世是方輸志効力之不暇又何嫚罵之避而矰繳之逃乎若淵明丁江左叔世假辭於折腰寄興於采菊見山之外始出終處亦非果於忘世而君遽效之亦弗類矣乎葢仕之有止猶

行之必有歸寐之必有寤也君子知仕之道則必知止之義故雖駢顯嚮進之身為預為歛退可據之地不為貪冒計也以君之賢得志行義功成而退豈不綽然有餘裕於兹乎若退之賛酺之詩摩詰看雲之興固暮年餘事未足為兹亭重也君在金華有善政吾之言當於是乎徵故為君記之

海月菴記

鹿場吳先生居城東闞地北隣得蕭履菴舊圃堂于西

北堂東榮隙地可丈許為菴東鄉盡闢之趣而未有名也方與客夜遊見明月出東海緣空而上啟扉眺之則軒窗几席之際皆月也乃名其菴曰海月客曰夫海月之所出也月出海而行于天下其光則有形者所同受也是海且不得專而況菴乎先生曰吾嘗觀乎月月之光行不擇乎地施不擇乎物方其在吾菴也猶其在海也海則海菴則菴隨所在而繫之名是故海月者天下稱之矣且吾嘗觀乎海蓋惟海之大可以槩月之光天

下之物莫加焉吾得月之光而槩乎吾心則吾之在吾菴也猶吾之任海也由是言之則自吾之圃以及軒窓几席皆可以繫乎月而獨吾菴乎使吾之心不異乎月則吾菴之受之也無愧色矣客曰善乃相與賦海月菴詩遂定名云

衡州府學重修記

衡之學舊在石鼓山宋開慶間燬于兵徙今金鼇寺地元至正間學正吳剛中葺售城西南宋李肯齋故宅建

廟及學俱燬于兵國朝洪武三年知衡州府高從訓訓導杜文德葺于廟後建明倫堂進德正心誠意明善四齋久且壞成化八年知府徐君孚病其湫隘乃與郡人給事中劉君昊及訓導黎文劉暈謀徙于旁左隙地四十餘丈葢是學凡四徙而地益善中南鄉為堂五間崇二丈六尺前為露臺方八丈崇五尺左右為四齋各三間如堂之鄉而名皆仍其舊堂後為亭名曰光霽又後為饌堂三間曰養源外為大門及儀門以間計者各三

易靈星門柱以石其崇三丈會徐君以疾歸未畢也十三年光山何君來知府事益修拓之以教授劉慶訓導李實王重檢校龐掄董其事徙其門鄉同鴈峯抱東洲桃浪諸水繪堂齋門廡皆用五采廟後建尊經閣為間五崇三丈有竒閣之隙為官廨五區各九間齋之兩翼為號房以間計者四十為崇各丈有六尺而樓其上學之前衢建綽楔四左曰文達右曰文廟其外曰賔賢曰毓秀越二年乃成蓋是學歷二守而功益盛前此未嘗

有也學生朱奇貢京師教授君寓書於予請紀成事予聞而歎曰古之人蓬戶以為儒陋巷以為賢待教而興者謂之凡民待聲色而喻者謂之中人其學之篤有如此者今官居而廩食董以有司誨以儒官歲試月課禮勸而朴罰數者亦詳且勞矣而士往往惰于學豈古今人固若是遠哉抑所以教之者異也夫使數者之政一有闕雖古之人不足以為教獨其所為教有不專恃乎此蓋必申孝悌敦忠信又必自其身推之官郡縣則端

行操職師傅則崇德藝清源而正表則得于觀感者不患其不古若而況有懲勸匡輔之政翼而行之邪自法律書簿之政行學校之具亦弛不治身教之義葢無復論矣上之不教而專責乎士豈不難哉然為士而不自奮于古之人姑以云有待乎上亦士之耻也何君幹力有惠政其在學校尤極致意而教授君輩亦惓惓不置其教可推而識也為之士者固將踴躍振迅爭先進之為快而況好學慕義出乎天性如衡人者哉予隣郡人

且君同年進士嘉君之績喜諸鄉士之且有成也作衡州府學重修記君名珣字廷瑞起家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陟今官

江都縣學科貢題名記

江都於揚為屬邑舊文獻地也自國朝洪武初建學置師設科舉歲貢之法茅拔而進者時不乏人山陰董君豫來宰是邑政事之暇著賢書稽官牒得科貢之士若干人曰此而弗識無以示後學乃彙次其名刻石學宮

之庭石既成則馳書京師請予記夫名有貴賤有賢不肖貴與賤為虚稱賢與不肖為定論故君子不以窮達得失為計而疾不稱不畏無聞殆以是耳蓋自公卿大夫以及士農工賈皆有名其始隷于版籍甚微也升于庠陟于國學其名始有以别于人人及學于鄉選于禮部皆録名于梓以傳進士其最著者故録其家世邑里加詳又題名刻石樹之國學皆令典所不可闕者而其名籍所在若府州縣者又私與題其名于學宫則國學

之遺意有司者之事也夫使士之名于此者大足以傳天下而小足以傳之一鄉不亦榮甚矣乎及其名載官籍功施而事見司銓覈者歲考秩計執公論者從旁而議之某廉某穢某勤某惰皆判不可揜而凡官職之小大不與焉歿而傳于史冊或有奸宄貪濁者人得指其名而斥之其或免乎是而庸庸碌碌泯沒而無聞者又不知其幾也其忠孝貞潔卓然稱為名臣銘鼎與書竹帛歷萬世而不朽者於是始得為真名而所謂崇畀貴

賤皆泯焉不復論矣然則為士者其可以此自恃乎哉江都之士由科貢而升者或居侍從或居風憲以至于州縣學校之官其以政績著者葢多矣今考諸郡乘史冊之間亦嘗有其人乎後進之士仰遺風慕餘光志感行勵必有勃然於此者亦今日之名啟之也若羨榮慕貴狥虛稱而忘實用則玆名也適足以為訾議之資石惡足恃哉董君以進士出宰有政譽尤注意學校此其餘緒也

敦本堂記

敦本堂者吾友職方郎中劉君時雍所作也劉氏宋南渡時有都統制諱寶者從岳武穆平湖南武穆死棄官隱華容華容之劉氏自都統始由都統傳六世至天澤天澤有弟天浩為元兵所掠後得諸京兆以歸以次子元輔後之已而天浩亦生子元英子孫世繼於是天浩之後益盛而天澤之再傳顧絶由元輔三傳為贈御史居敬四傳為按察副使廣居始以本宗還系天澤之譜

而於天浩之宗猶惓惓終身焉職方御史之孫按察之子也蓋甞推明先志以為二祖皆始自都統禮於始祖有墓祭之義而都統墓久弗識譜傳在故宅後數步許乃即其地為堂每歲春秋之仲與凡為劉氏者望都統之墓祭于堂而二祖之子孫皆在焉祭畢而燕以世次叙坐立令子弟讀家規講古今善惡成敗以垂戒之乃名其堂曰敦本屬予記以示于祭與燕者禮曰人本乎祖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凡此者情之所自致

者也然服窮於五世祀止於四代而墓歸於一生人之情蓋有不但已者而禮寔制之君子使禮足以達情而情不至於害禮斯可矣天澤之以次子繼其弟禮也御史按察以所後之有繼繼絕於所生者亦禮也二祖不可並祭又祧而不及祭則生我者之恩與我後者之義不得以兼盡而二祖之子孫將益離矣於是有不得已焉與其無據而祭于家孰若有所據而祭於墓與其離於二而偏孰若統於一而備則都統之墓祭亦禮也求

其墓而不得則於其近者求之堂而不廟時舉而不褻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夫知都統之為始祖則二祖之子孫與凡為劉氏者皆知出於一本而不容以不合由是言之則劉氏之裔雖分為數支衍為幾世散為百千指無害其為同也而況二祖之後乎君子謂斯堂設而尊祖之道明斯堂設而敬宗之誼盡斯堂設而收族之義備職方之情其達於禮矣且古之親親者未嘗不本諸其身今職方材諝行誼顯于家孚于鄉揚于朝著臺省

之間身教之道於斯乎在登斯堂者使皆材諝如職方行誼如職方又遡而求之按察之剛直御史之端諒以至于二祖之友悌則稱為都統之後可以無愧矣尚徒俎豆升降以為祭罇斝酬獻以為燕惡足以盡職方敦本之義哉

漳州府進士題名記

科舉之制中選者必揭名于榜榜不過一再揭又刻名于梓以為録則傳之四方顯且加久而進士科尤重則

又刻名于石樹之國學以示後世其顯且久蓋倍蓰焉國家之重科名如此若四方郡縣人才所自出地又以為國學所立石非覲國遊學者不可得見乃或倣玆遺制立石學宫使凡天下之生于其地遊于其學者皆得知進士之為重是其名與國學同久而其顯也抑人有甚焉然此特有司之事不著于令故科舉之士恒有而玆石不恒建惟文獻之富及政制之周且容者則有之漳州府有七屬縣縣之附郭者曰龍溪府學之士多龍

溪出二學之舉進士者科不乏人有司彙次名氏題于府學之壁自始題至續録閱若干歳矣吾友姜君用貞來知府事觀于學宫見其粉墨剝落寖不可辨乃礱巨石刻其名以府縣分列以科目年歳為先後虚其左以俟續刻者寓書京師屬予記予惟國之於士也非獨貴富其身而又顯其名故在鄉選有貢士之名在科甲有進士之名天下之名為尊官顯爵者未嘗不藉此以為重及控名責實臺有評省有覈周達無滞者名能官潔

清不汙者名廉吏守節不撓者名忠臣而其大者則紀于太常書于景鐘藏于金匱石室天下之所謂名者至于此而後定則所謂官尊爵重者皆不足恃況科目乎夫科目之設將以求賢才為天下用也賢才非天下所常有故歲計之不過數百藩計之不過數十而鄉計之不過數人於此之中求所請廉能忠節之大者蓋一代而不數見也故為士者非徒榮名之難而令名為尤難此石雖久未足賴以為重也而況有貪汙邪佞者出乎

其間人顧將措而議之邪夫士而不能為官為吏為臣不可以名進士人而不廉不能不忠不可以名為人由是言之則無俟乎作養激厲之政亦可以興矣而况有作而激之者邪漳大郡其舉進士為尊官著偉績有兹石所不能載者而其名固在也苟名兹石者皆感厲奮發以廉能忠節為天下用使後之論者求之金匱石室之間則兹石也不益為科目光邪若筌蹄經史梯航科目惟兹石之為慕則其自待於世亦輕矣姜君嘉興人

與予同舉甲申進士廉能有文章其在漳捄荒除盜尤以正鄉俗作人才為務非徒為善政者漳之人其亦思無負於君也哉

冀州城重修記

冀古州名也自九州制廢天下郡縣代有沿革今所謂冀州者隸真定府亦古冀域分并州地也州故築土為城環城東北有渠以洩滹沱衡漳諸水每雨急水溢渠不時洩則城為所浸久益圮成化壬寅夏六月雨水大

至城自北門迤東至于南門壞者二千二百餘丈州人
恟懼哀泣閧不能定莆田李君德美寔知州事出諭民
曰吾在其毋恐惟吾所令乃柵水畚土囊瓦石以蔽水
衝水小却廻薄于西門門且壞君露頂跣足籲天而號
忽有樓苴數百乘流而下比及門覆土下墜若與之會
者於是木石可藉而施水不得入乃徐決渠澮以殺其
勢越三日而水去民相賀曰活我者李侯也癸卯之春
沮溺未平君乃議修復會物計費經畧既定告于部使

府長下令于州中帥丁男五千餘人俾就役事斵枕揄諸木坎而瘞之𭔃土瓦甓以次而下下廣上搁屬于故垣樓櫓睥睨俱崇並峙遂巍然為完城焉自是役之興暘燠以時未浹月而工畢畢之夕大雨如注民頼城以益安大夫士能詩者皆賦而頌君尤欲刻之金石以紀歲月乃屬君鄉人刑部主事林君俊以請于予夫所貴乎守令者能衛民生捍民患以為之父母者也水患之至民之死生聚散皆繫乎城城存而後民有所恃故曰

城所以衛民也然則捍患補敝之責非守土者其誰望哉菑患之至出乎天數然必修人事以備之應變於倉卒之時而圖安於千百載之後則雖患而不為甚矣蘇文忠公在徐水患既去以為河之塞不塞天也乃修其城曰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是之謂以人事備天數滹沱之為冀患久矣數十年以來去歲為甚方水之闚城而入也非樓堞之來雖木石塡委無所施其力是城之全也亦有所謂數焉然非李君賴衆協力以為之備

水雖少緩未免浸淫之患非其培植修葺俾堅完而不闕亦豈能豫蓄備患垂百歲之利哉且城之設非直為水患計也設險守國之義固於是乎在冀畿輔地干城保障之寄不為不重君之功亦豈但捍蓄補敝於旦夕間哉姑記其事如此

深澤縣重建廟學記

保定之深澤舊有廟學宋元豐間甃于水元祐初改建于城東北隅國朝屢命修治治輒圮比歲尤甚每春秋

祀朔望謁則索葦為廬柵木為門苟簡畢事莫有為遠久計者成化巳亥梁侯驥來知縣事顧其地勢鹵瀉歎曰玆不再徙卒無以崇祀興教實惟我責屬初政方殷未究厥志既踰年入會其財無闕用者出試其民無弗聽令者又左右謀其羣大夫士無違議沮事者曰可矣乃相宜卜吉築隰為崇闢溢為閎改舊為新遷廟于故址西南六十步而遷學宮于其陰廟之制為大成殿六楹東西廡之後為庖為庫飾宣聖及四配十哲故像造

木主題諸賢爵氏製𧰼為祭器若干學之制為明倫堂楹數視殿齋東西各減堂楹之二由堂達門皆繚以屋為生徒肄業所堂之北為饌堂楹視齋數又北為廨三區以居學官學之北闢射圃中為射堂楹視饌堂之數蓋自壬寅三月肇工閱歲而落則癸卯二月也夫孔子之道天下所尊用以為治故廟有祀學有教必先焉而不敢忽令之有司或異乎是其為賞罰黜陟者非錢穀之出納則獄訟之曲直故人悉舉而歐之祀可簡教可

畧而簿書期會之務不容以暫廢罔然莫知也其有事乎廟興學者或歲計弗贏或民力不裕或政事有未優則未免偏廢不舉之弊於是懲其偏而自弛者亦有矣可勝嘆哉是役也節冗儲羨取之于官故財集而民不知出納明慎具有條籍故用侈而人不疑經晝有術施為有序故事舉而他務不廢請令于御史受成于郡守而不私其事故計定而人不見泥分職於丞簿委勤於幕屬參謀於師儒而不專其力故功成而身不自知其

為勞侯之志固可尚而才優於治者亦槩見矣侯字尚德陜之咸寧人在深澤招流去暴修敝拯始皆有成績為御史所旌而廟學事尤重且勞故記之

懷麓堂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杜三泰

懐麓堂集卷三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記

中元謁陵遇雨記

成化甲辰秋七月中元節例分官助祭山陵予與諭德張君啓昭謝君于喬侍讀商君懋衡李君世賢當赴長景二陵前二日陛辭退微雨予與于喬並轡荷葢以行

出德勝門土城外啓昭懋衡世賢皆會行數里雨頗急
下馬憩野寺茶里至清河少霽再憩再作午後至沙河
河橋半圮壍土度馬馬上觀巖壑間片雲起輒雨脚如
注明晦殊狀登至昌平縣學唐教諭玉率諸生冒雨迎
便宿劉諫議祠後堂予與世賢牀于東壁與懋衡于齊
對宿啓昭宿城西別館以詩寄之答焉入夜潦透壁及
我牀下予亦苦衾薄乃與世賢移卧前室雨不止明日
益急都指揮杜侯山來饋食往訪之遂會啓昭入山山

橋危滑馬歷硐度沙磧中暮抵陵廬駙馬蔡公孟陽攝祀事遣使餽菓問其使云比至沙河河漲橋壞舟而濟予輩愕眙久之夜半入陵祀已服盡沾濕上馬穿林薄中歷鄉所渡硐水淙然有聲出陵門數里風驟作前後籠燭數十盡滅晦不辨色遂失道林水雜風雨聲若虎豹號噭響振山谷主僕朋侶咫尺不相應惟闖墮阬塹者相屬予與懋衡世賢進退無據自度恐不免時尚餘一燭隱隱見前騎有躍湍口以度者予輩引馬隨之每

一馬躍首沒波內蹶起勢始定又數里乃得路入昌平水深尺餘予先入祠懋衡世賢繼至予誦紀難詩有思親望闕語二君愀然曰此豈君賦詩時邪是夕于喬啓昭皆宿別館又明日會京府推官薛秉儀官邸酒數行五人者先至沙河北岸人積立如蟻予與吏部侍郎耿公好問戶部侍郎李公文盛禮部侍郎謝公大韶兵部侍郎阮公必成刑部侍郎何公廷秀工部侍郎賈公廷傑大理丞楊公貫之列坐沙際官渡無舟惟兩漁舟出

没濤浪貫之募吏問予南岸呼舟徑濟舟人利索錢呼不時至則衆競趨舟舟欹輒覆墮渚水屢覆乃一濟濟不過五六人人望升舟者如登仙攀企不可及諸公僅以身濟僕馬皆限岸北予登一敝舟啟昭携一僕繼入時舟已載三人至中流水急甚回視舟尾有二人竊附縋著水中舟掣不得濟乘流下數十丈勢危甚前有洲旋繞若相迓者舟乃抵岸予與諸公坐岸南貫之出梨餅爲野饋忽有一隷溺死衆號呼相顧皆慘沮無人

色舟人驚散不復渡予有縣吏以一馬濟復往取馬予
自引鞚待之少頃又濟一馬予與啓昭皆空乘無鞍勒
吏亦袒跣引馬入村店牖閒稍稍見諸公皆獨乘馬過
良久于喬懋衡世賢繼濟復相賀僕馬猶有未濟者時
日已暮去清河尚四十里予計欲稍前議未决予輒上
馬衆乃追及夜至清河舊館爇火晚食予憊甚徑卧雨
猶淅淅下未絕又明日始霽還至家晝漏下數十刻矣
家君聞水漲殊廢寢食予至乃就食食畢後渡者始至

云前夕赴祀時後屋東壁陡壞葢昔所置牀處也因以詰世賢更相賀云自予入官二十餘歳歳四三祀予與其六然未有若是險者夜行失道險一也移牀而壁壞險二也以敝舟渡急流險三也失道之險啟昭于裔不與敝舟之險懋衡世賢于裔不與壞壁之險世賢之外皆不與而予實兼之三者之中惟渡河尤甚其不至于顛躋者僅一髮而寒饑勞憊之狀弗論也夫遭盛時遊近地舉吉禮而乃有是阨天下事固不可預計哉君子

守身涖事惟所當為不可以夷險易志然亦有義以處之夏屋非嚴墻類固無庸議獨終祀時若愬陵廬待明發必無道路之虞渡河時能返駐昌平俟水勢稍殺擇利以涉必無波濤舟檝之恐此二事葢有遺悔焉盡人事乃可以諉天數茍充是志雖行之天下可也因作記以自戒且諗諸同行諸君子

訓成堂記

先皇帝御極之年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新喻傅公

以檢討初命滿三載吏部奏考上上例得勑贈厥考妣暨於元配咸有秩號而厥考之制若曰爾敦德履善訓成厥子實為我近臣茂著嘉績惟爾之功宜贈爾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公拜受於廷奉而歸伏讀其辭感君德父訓所在欲識於不忘乃摘制辭之要大書而揭於堂曰訓成而屬諸東陽曰請為瀚記之惟國家建學施教縣科目以待俊賢推其意固欲家教而人役之也然究其成者則有限賢父兄之於子弟亦然豈力不至哉蓋

人之有文學行誼必關氣運如鳳凰芝草世不可以多得使天下皆賢則堯舜之世有臯夔而無共兜矣雖於家也亦然然君不可以不教其臣父不可以不訓其子而徒諉諸莫之致孔庭詩禮之訓虞庭典樂之教皆是義也今天下之選重於進士惟翰林則有甚焉葢職文字敷治道以極乎燮調參贊之任此其人必豫養素教儲之數年而發之一旦然後為稱固國之教而其訓之出於家者亦焉可誣哉東陽與公同進士又同入翰林

久且厚愚不能友天下士知文與行如公者誠不可多得也今天子右文新化公以儲官舊臣日侍講幄其在史局纂述功德傳之無窮又以其餘造就吉士贊作人之化其績益成於前矣夫臣之於君必思稱其教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子之於父必思成其訓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感恩報德人心所同而賢者之責為尤備公於斯堂惡可以一日而忘哉公弟潮亦舉進士為中書舍人其子元抱藝就試亦將有榮焉繼斯堂而

作者尚未己茲其始也昔宋梅詢取賜詩名其堂曰有美時則有若歐陽修者為記今公所得有重於彼而文弗足以發之豈非記者之責哉

寧海俞氏祠堂記

寧海俞氏本汴人宋南渡時徙浙之嘉興元至正間仁九處士始遷寧海國朝洪武末仁九之子禮一辟方氏之禍深自沉晦乃徙于縣西梅村里居焉居既定欲創為堂以祀四世祖考未就而卒其子仲玉追念先志乃

於居之左卜地一區為堂四楹奉主其中其旁四楹為
庫以藏遺書衣物度凡祭器又置祭田若干畝以共祀
事歲時率婦子以祭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必造而祭焉
既又因其子鄉貢士穏上京師請予記刻石于堂以遺
其子若孫夫聖人之於人子必教之以養曰不能養不
足以稱為子沒而不能養則為喪服以教之服除而不
能繼則又為祭祀以教之曰不能服與祭不足以稱為
子是皆因人情之不能已者為之非有强而使之也然

其服止於四世而祀亦止於四世葢曰人之情有疏戚遠邇於此而不為制則泛而不專不專之弊均於不能盡故節而制之以歸于中然四世而上以次而祧下以次而續則雖有制而可以至於無窮是以聖人之教可以行之萬世而無弊也顧今之人多薄而少厚故不患其過而恒患其有不及然則能舉是禮者非獨自盡亦可以勵俗矣俞氏之先所可知者在宋其所由徙在元更世閱代之際其譜今不失宗族之不絶者亦甚危矣

不及其存而圖之豈人子之心哉但其親盡而情疏者吾不得而强也則情未疏親未盡吾之所得祀者又可以一日緩哉禮一之貽謀仲玉之肯構皆所謂孝無倍乎聖人之教矣若簠簋籩豆儀文度數之等葬以士祭以大夫者亦聖人之制君子之所得自盡也穏之爵其始自茲矣則其亢宗崇祀亦將益盛而所以遺其子孫者亦寧有既哉

鎮原縣廟學重修記

鎮原縣在國初隸慶陽府後改隸平凉縣舊有學不知其所由建歷元而廢洪武二十年縣丞鄭旺於舊址重建正統以來知縣李寧蔣泰張仲芳主簿陳興馬良教諭段清訓導馬貞相繼修葺久復就圮成化甲辰武昌徐侯鏞以御史謫知縣事慨然有意於此會歲大侵民不堪命方急賑貸未暇也按察副使婁君謙嘗以謂侯侯謝曰鏞曷敢一日而忘是役哉越三年丙午修豫備倉掘地得藏錢甚富侯盡籍于公以代民税共官用因

謂其師生曰此天所以相吾志也乃請于巡撫都御史鄭公時給價庄物修廟及學拓地增制木石甎瓦以為材型冶髹繪以為具繩度構結礱斲裝飾以為工指畫既定規制亦舉有成事矣侯改知臨潼郭侯釗來代乃暨縣丞王瑞等白諸廵按御史武君清繼成之縣人若真定府知府張侯琡及致仕訓導范忠等若干人國子生張泰等若干人縣學生張塘等若干人僉謂吾邑僻處邊徼有此盛舉不可無述乃以書抵予請為記竊惟

綱常之道人心所同其有備不備者氣禀習俗之異爾氣禀出乎天習俗則繫乎所處之地與所接之人故聖人立教必有典則制度以為準又為之條格器具以抑其過誘其不及導其嚮方使不惑於他岐示其瞻仰使有所慕而不怠羣其居處使得專其業而不遷夫然後不為氣習所移易而性可復也孔子不得位道不行於時而著書立訓所以為典則器具者皆備於是乎有利器之喻有居肆之說志道游藝之序學文修行之法雖

萬世之久四域之遠人億兆之不同然從則善違則惡
一也則凡囿於斯教者惡可不致力于廟貌祭祀之間
以爲瞻依嚮往之地哉學與廟之不可偏廢蓋如此鎮
原之地服弓矢業耕牧累歷世代以入于熙皥之治登
甲科而名仕版者不乏也又有賢有司陳力宣化亟起
而作之非其民與仕之慶哉夫居良肆操利器得工師
以爲之依歸而業終不就則士之責也矧秉彞好德出
乎其性其所爲業有大於彼者又將以奚諉乎哉請以

是為諸士子勸是役也廟有大成殿徙于舊址西北五丈為間五左右有廡為間各十聖賢有像惟廡像皆新設其數百有九前有戟門又前有欞星門有廚有庫庫有簠簋爐爵及凡祭器為數百八十有五學徙于殿後有明倫堂為間七有日新時習二齋前有學門後有饌堂間各三有號房間二十凡費以緡計者千二百有奇皆給諸藏錢而官與民不與焉徐侯字用和起己丑進士其謫也以言事故今天子即阼用大臣薦擢知淮安

府優仕學慎操履益所謂良有司云

南隱樓記

翰林侍講王君濟之謂予曰吾黨有業景岑氏世居吾洞庭之山已而遷于蘇城閶門之南壕因名其所居爲南隱樓著志也盖洞庭之爲山居輿區限洪波風濤洶湧若不與寰境相接顧人稠地陿閲歲月而長子孫者不仕于京師則散而商于四方蹤跡所至殆遍天下而景岑世守隱業至遷其居而不失若蘇之爲城也稱繁

華之地其最繁且華者莫如閶門天下之仕者商者旅而游者舟檝鱗次貨貝山積喧闐囂笑之聲窮晝夜不絕而景夸構一樓藏古書名畫與左右處客至與語去輒掩關而卧州之人葢有不識其面者今老矣無復有外慕矣於是人皆以南隱人稱之遂定名焉夫苟有慕乎外則雖險僻如洞庭者不害其能仕與賈苟無外慕則雖繁麗喧闐如閶門者亦不為隱害人之出處顯晦固不繫于所處然哉然景夸之志猶有所慕葢聞世之

所謂學士大夫者慕其名願得其文辭以傳于家書札僕僕不遠數千里前後相屬以請于吾欲有以致之是其為慕亦士之所有事非害乎隱者而或者亦有以成之也吾用是致之請記其所以名予嘗泊舟閶門一再宿已不任其繁欲辟之而不可得又嘗遊周山夜過具區望洞庭沓若蓬萊弱水之不可以即其景物之相去固若是遠也乃闤有山居市徙而世以隱名者心實異之以為古所謂大隱者果有其人乎而久未之見也因

次其說以為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宋曾文定公子固居建昌南豐舊有書院在縣西奉親坊後因以祀公寶祐中郡守楊瑱建祠迎盱門外叅知政事陳宗禮為記元元統初公族孫元翊祠于臨川虞學士伯生為記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嘗建先賢祠于南豐縣學公實與祠而弗專也景泰間訓導汪綸始即河東山麓公舊讀書巖為亭名之曰曾巖祠亭成化

壬寅無錫秦君廷韶來知府事慨其祠宇卑乃命知縣李昱相地庀物即巖之東而重建焉背山為堂堂左右鑿石闢地為東西廡前為門屋屋之前疊石為洞洞之前因危石為階五五級下屬於池池之上為橋以達於衢其旁則别為亭亭右折數步則書巖故地也甲辰春工始告畢於是命公子孫領祀事而時謹觀之謂不可以無記走書京師請予記夫所重乎立言者必能明天下之理載天下之事理明事盡則其言可以久而不廢

經傳之學獘而詞章作其所著作能述事明理以翼聖道裨世治君子有取焉其言不足重輕無所益乎為言矣若從衡權謀異端之說其背戾聖道又可論也乎古之所謂著述者自六經迄於孟氏若韓子不免為詞章之文而所謂翼道裨治則有不可揜也宋盛時以文章名者數家予於文定公獨深有取焉者葢其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皆合於古帝王之道與治

而凡戰國秦漢以來權謀術數之所謂學佛老之所謂教一切排斥屏黜使無得以亂其說者其所自立非獨為詞章之雄也且韓子去孟子已數百歲無師傳授受之緒其言之立世固以為難公之生歲又數百而獨見超詣去邪歸正於治有裨而於道不為無益則其言愈難而其繫於天下亦重矣夫有功于天下則國祀之有功於鄉則有司祀之孟子而上無俟論矣子於廟之祀得韓卿之祀得歐陽諸公如公之賢固天下之祀不可

闕者而況其鄉哉而況其子孫也哉楊塡與賢之心元翊尊祖之義於今殆兩得之而無宗禮伯生之文以紀事垂後予於公不能無慨於茲祠也秦君當世士好古而文於其所嚮可以觀政矣

岳州府新築永濟隄記

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有磯曰城陵當川廣雲貴之衝官所置有驛有巡檢司有遞運河泊二所凡朝所遣使有事於西南諸藩牧伯而下方巡歲代及執事役夫之宣

教布令商賈民庶之往來胥此焉集其爲地至要也顧其西則長江奔流衝嚙無定東則白石翟家二湖所滙地勢卑墊每夏秋際洞庭江漢與二湖合浩蕩瀰播茫無畔涯舟行則多限風濤或累信宿陸行則迴山歷㵎紆迴三百餘里艱阻萬狀人甚苦之前知岳州府眉山吳侯行驗欲築隄構橋以得代弗果福清戴侯某繼守始就二湖口構木爲梁頗利病涉但冬置春設歲費煩擾利與勞不相直成化癸卯弋陽李君文明知府事事

既就緒乃命築土為隄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為平高者七八尺隄成名曰永濟傍夾樹柳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于華容之層山為橋二于舊所置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成名其南與隄同其北曰廣通復慮水漲則舟不能出入乃倣規運河甃石為閘于二橋之北廣五丈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建亭列室以為官屬迎候之地而隄之事始備蓋始于甲辰十月越一年丙午某月為工二

十有七萬金三千餘兩而成初城陵居民與水高下依山並磯以附市集至是乃募民俾自占隄築土架屋市貨咸湊煙火相接戶累數百無復有轉徙慮隄東隰地舊爲雈荻之區者恃其障蔽漸可耕藝以頃計者要其成可至數百云夫隄堰之制起於中古所以障蔽水患爲田壤計鮮有專爲道塗設者然民之生夷險勞逸亦惟所在而爲之利獨田也哉城陵之險惟道塗最急今易水爲陸縮遠爲近就平夷而脱危阻其利可知也甚

者變槎居為市集化棄地為膏沃又昔之所未有者葢一舉而數利兼焉古稱更舊政者不十倍利則不必興有如是役亦可以興矣且其費必公出工必傭慮定而事動期尅而功集改聽易視而民不知微李侯之賢其曷克臻兹哉隄以永濟名者自唐已有之今名存實廢不可復考是隄也吳侯之志戴侯畧施之李侯實大成之嗣是以往如數侯者異時而同志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乎李侯名鏡舉己丑進士歷刑部員外郎

康明平恕修學校飾公宇百度具作而隄之功為多佐是役者某官某請予記者山東參政鄧君宗器四川按察副使柳君拱之及其卿大夫也

宿州符離橋月河記

宿州符離橋月河者戶部左侍郎白公所闢以殺河勢者也蓋自弘治二年秋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其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

宿彌衍四出不繇故道禾盡没民溺死者甚衆守臣聞于朝詔廷臣舉可任兹責者公自南京兵部改命兹職至則金龍已塞因隄而南之又導中牟之泒于淮然河之大者未洩也復舉兵部郎中婁君性于南京會于宿遷諮議既恊徧視原隰得廢渠于小河口東與泗接詢諸耆民咸曰引汴而通之則河勢可殺退而稽諸典籍得之書曰濉沮會同傳曰濉即汴沮即睢今睢尚名州而宿有睢寧驛淮亦有睢寧縣則知小河之為睢也遂

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以受汴中經符離橋見其庫不能檣舟且水為所阨故橫不可制乃為月河於橋南禹廟之下長三百八十丈廣十三丈深二丈五尺既又以其地當驛涂為機于梁水涸則設以通輿馬又病河勢多曲徑其折而疏之為月河者十有四為丈殆萬餘又緣河為隄七百里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復古故道梁宋之地沒于河者復為良田植藝交作貿易駢集固小河之利亦月河洩

之也凡河之費取于邊儲之價及有司之藏夫取于旁近州衛之籍而是河也用銀五百兩夫三千五百人量地授役廪食芟息老弱者稍節其力病則遣之歸而責代其家若其夫之長工始于三年五月望日至八月望而成助材用者鳳陽知府章鋭經理其事者推官李渭知州萬本州同知馬慶判官王玫主簿傅林指揮陳鑑陳安梅元巡檢劉貞倉副使張惟益皆受役于婁君而公實總之以要其成焉嗚呼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漢以

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葢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國朝凡四決後為張秋都御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
義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
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
此白公之所親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為憂而河南
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塞議於是培
增汴隄又疏其下流如所謂月河者故兩省之民咸宜
之疏之效亦明甚矣哉使繼公而治者修廢達滯類觸

而葺之河之患可以終息漢之白公不得專一渠之利矣宿學正顏寔學走書京師請紀是河之成故特書之凡為河之功者各有記予不敢悉公名昂武進人丁丑進士今為刑部左侍郎婁君上饒人辛丑進士公舊屬也

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定州之有韓魏公祠舊矣葢公帥于慶歷卒于熙寧至元豐閒州始建祠于學之西偏塑公像而神事之韓康

公呂申公繼帥每釋奠孔子廟畢必率僚屬弟子置祝設幣奠諸祠下後數年知安喜縣衡規詢公遺事三十條繪于祠之廡間公子忠彦繼帥遂成之元祐間從學正呂通等二千人奏以廟額載諸祀典逮于勝國亦頗因之歲久祠壞有司莫能治成化甲辰知州裴侯泰改建于孔子廟東為堂四楹高亢疏達費出前度以歲春秋修祀事學正是經等遣諸生走京師請予記初公為帥時定州兵恃衆作怨欲譟于城下公用軍法勒習誅

其尤無良者士死戰則賻恤其家京師遣卒戍保州道路喧擾公悉留不遣以素教者代之行歲凶河決官責隄防材用司農又出金幣使民均售民愈急公發廩賑之為爨舍饘粥活饑民七百萬於是訓兵勸稼置學建師而定乃大治當是時西北多事始詔魏源鎮定並用儒帥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縣而定實居之民之德公者尤深故雖閱代歷世而君子之澤終不可諼也然則堂而祠之以附于禦災捍患

勤事定國之典亦惡可少哉噫才之在天下何其難也
幹力宣化之能授之大任輒撓棟折鼎而不能舉廊廟
經濟之器而親民社領錢穀其於燭照數計之細或有
遺焉故黄霸佐潁川治行最天下而名以相損蔣琬為
廣都不治諸葛武侯以為非百里才魏公治州鎮德教
旁洽政令畢舉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集乎其
前擔負調幹不動聲氣而天下定詩不云乎左之左之
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非公之賢其孰能與於

此天下之名賢碩輔必關乎氣運宋固多賢程子獨稱公為間氣是其靈在天下固有不隨死而亡者英廟之配昭勲之像特一代之著耳若其所統之故地所馭之遺民感慕尊奉出乎其心者公之歆饗昭格豈能已于茲邪公嘗知魏州魏亦有祠司馬文正公為記稱狄梁公祠記出李邕馮宿以為愧東陽何人而敢為公役乎裴侯勤民事有惠在州景仰先哲寔予心之同然者是不可以不記

懷麓堂集卷三十二

懷麓堂集卷三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記

武昌府學重修記

武昌舊有學在府治東南北直布政司益自宋慶歷建學時已有之而重建于國朝正統間久寖頽敝今天子嗣位之初湖廣左布政使張公公實涖政于兹閲以月

朔偕藩臬諸公謁廟至學感而言曰夫學舍至此吾輩之責也謀于廵撫都御史鄭公廵按御史史公請新之乃發官帑得羸貲若干兩曰此足吾用藉民之有力者若干輩曰此任吾役又簡其官屬之賢者數人曰此辦吾事刻日就役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為間五其崇三丈直前為綽楔題曰禮義其後建小臺名曰望魯臺後為一亭曰仰高堂左右四齋為間皆三而兩翼各增其一東齋之後廣學官之廨曰履素西齋之後為齋沐之

所曰精白又西為會饌之堂又西為號房房八聯以間
計者百四十惟孔子廟規制宏偉不敢輕議興革乃飾
其垣楹增堂之高數寸前其池楯其四旁又前有戟門
為扉六其東為神厨西為神庫又於大門之外為堂曰
聚德又南為方橋三中為神道左右為通衢經始于弘
治己酉之冬暨庚戌之秋而成其始則材石山積工徒
魚貫旁午交錯莫知所定既其成也金碧髹堊𡾊嶸絢
爛離立交映蔚為巨觀者殆不知其所繇致也昔者聖

人作宮室以為民用其利甚博有闕庭而後可以朝會有宗廟而後可以祭饗有廨署而後可以行政令有學校而後可以為教誨肄習之地是故道法兼用本末具舉茍二者不得兼焉與其藻飾以為重憑藉以為華而不得其實曾不如茅茨土堦者固足以朝諸侯除壞掃地者固可以奉鬼神棠陰之芨可以聽訟綿蕝之區可以議禮而奚必以宮室為哉學之為政實兼廟祀廨舍而有之所繫甚重而政之廢亦莫此若者葢非特業習

之荒落乃并其居處而忽焉以為政不在是嗚呼是豈知政者哉湖廣大藩武昌首郡國家漸涵育敎之澤餘百斯年軌文車紱之盛不待北學于中國而孔子之道明矣是其學政所繫不亦有徵而可使弗繼乎哉張公以春秋舉進士績學翰林歷著聲跡今日之事足徵所尚而吾藩諸賢大夫實左右之良有司又奉而成之其於聖天子維新之化不為無助矣凡學之為師為弟子者居其室盍思盡其業睹人之功盍亦思所以稱其志

哉始是役者江夏知縣魏宏武昌府指揮劉能及義官李寅而終之者知府昌君政也訓導梅某輩及其諸生致書京師請予言以紀其成故書之

端友齋記

錫山盛舜臣氏性好硯尤喜端石嘗得於從父都憲公又購諸好事者凡四方求名工斲為鐘鼎鯆㪚之形請予及諸學士為銘意不可狎視也構一齋以貯之名之曰端友齋而重請記于予予曰何義也舜臣曰虞聞硯

者昔人所謂四友之一也而端者義之正也虞將與之處而比德焉者也予笑曰有是哉若是則器可以友視而地可以名取也曰人必有所用食飲居起百凡之用皆器也德性之所資氣習之所賴以成有不可以朝夕離者然則雖友之云可也古之人弓劍有銘盤盂有書席必正坐割必正食佩琮以象方中矩以為步固也以至于泉盜者不飲蔦邪者不食木惡者不息几曲者必斮被不正者必卻惡其名而實則避之安所往而不用

其極哉虞少也癖頗事于辭藻翰繪之間宜不得不資於所謂四友者其三蓋日代月易不能久與之俱久要而不忘者莫如硯而硯之出于端者名莫加焉虞之有取乎茲友者非獨其器且以名故也予曰然則名為硯而又假諸四者之形何居曰硯者吾用之所切而用不止是故假諸有用者而為形鐘鼎者吾之所不能有也黼與黻者吾之所未始與見焉者也而取之取其形而歸之吾名則凡器之有用者皆友也皆友之端者也使

吾友祿鐘銘鼎被黼黻于廟廊之上用而不失乎正而吾以藝與名託之不亦有終乎予曰天下之友端而可取者亦多矣子不往資焉而顧假諸物誠知非賤人而貴物亦好奇之過也曰虞益慮夫天下之人高者不我就卑者不我益跡者不可親而親者或流於狎也故不得已而取焉若以奇爲虞好固不可得而辭也予謂其言辯而理既不可屈且不能無取焉姑記其事使刻諸齋壁於所謂友者勵其端以考乎其終若觀者謂予爲

駁雜無實以成其不中之戲則吾亦過矣

潮州府復三利溪記

潮州府舊有三利溪蓋自海陽附郭而西歷揭陽潮陽以入于海其間迤邐曲折若千里三縣利之溪是以名正統間大水為泥沙所堙天順間朝廷修大明一統志而名不載是其利之廢久矣弘治初永州周君萬里來知府事病民之往來三縣者肩任背負利不償力怨聲載塗環海而行則顛風怒濤多墜不測乃詢諸故老得

是溪議修復之命屬吏籍丁夫具畚鍤尺計日督以要其成自郭西至于陳橋雲梯崗楓溪諸里水旣告復慮其縮而涸也浚南壕渠韓江之水以益之又築閘置鍵以節啓閉使歷冬夏經旱溢常平而無虞於是耕者沾灌漑商者行者免踣溺數十年之利復于一旦而名亦隨之皆仍稱爲三利溪云潮去廣州不甚遠予閒洗馬梁君叔厚稱是溪之利甚博非茍焉塞吏責者吾長沙與永亦地相邇素知周君爲君喜而潮人大謹督事謝

君朞輩謂是役宜有所記請予記乃為之言曰易以利為四徳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成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利惡可廢哉顧淺于謀國者急功效傷本基則利未獲而已見其害如以水言固有壑鄰以名釁者於是孟子輿司馬遷諸子皆以利為深戒夫聖人言之而賢人以下乃不屑道非以名同而實異故邪守令之職固以利民也民不能自安必藉提警驅使之力而後遂故凡以佚道使民者雖勞不怨也苟玩事廢日

一聽其所自為利以至于獘而不能捄亦惡以守令為哉方君之議是溪葢亦有撓之者矣深猷熟計暫廢而大蠲今之民獨非昔之民乎其不曰勞我所以佚我者殆非其情也君之利於茲溪者其有窮乎君名鵬舉戊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慎而有為其為府興利除弊為多凡不涉是溪者弗道也

平陽府新修利澤渠記

平陽府城北舊有利澤渠渠云者漢儒以為水所居也

蓋自元中統間始引汾水由趙城縣衛店材堰而東流與霍澗二水合爲是渠以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爲畝餘四萬南北計爲里百二十有五大德七年地震渠壞至順元年晉寧路達嚕噶齊多爾濟遣翼城知縣張証浚之爲洴口五十有二爲小夾口十有九爲桔槔三爲井一編置夫伍以專守護每歲孟春則浚渠增堰教農興事引溉有法盜決有禁而總其稅于官國初天造時渠壞水壅有司久弗議治民失故利而顧償空稅或

躬挽水出家貲鑿井以自給歲旱水𪉷則苗弗獲濟以為恒患成化甲辰以來屢歲大旱人相食盜稍稍起山谷間維時刑部侍郎何公喬新奉勅往視會巡撫都御史葉公淇分遣郡縣大加撫貸事既定詢可以佐荒政者於是知平陽府李君琮暨平陽衛指揮楊輔等請復故渠以通水利二公以為然乃委同知沈誌通判王旻推官楊杲令輔督縣丞葉全百戶袁剛募丁壯給日餼出公帑以集材木瓦甓百凡之具引汾於洪洞之西北

築壩以斷其流復取霍澗之合流於羊獬嶺鑿地四區窪而級之以為濤洩之地又於高河築壩二丈窪十有四節啟閉而時溉灌之田既受沃又引其餘入于城城中人藉以為飲者萬餘室民皆稱利田久蕪不藝者價增至數十倍經始於乙巳四月十有八日訖於六月十有八日月再閏而成府學教授某某等謂此事重大不可無紀走書京師請予記葢自溝澮不行於天下言水利者不得已於陂堰渠井之間雖非古法亦不失其遺

意東南多江湖水易為利故雖旱歲田不甚槁西北多平原高陵雨則易洩旱則無所挹渠堰之制尤不可不加之意也汾之為利自漢番孫已引以溉皮氏汾陰諸縣底柱以東遂不復漕唐韋武鑿渠灌田至萬畝餘今沿汾而下渠堰相接其跡益未泯也宋史亦稱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雨後水濁宜灌溉如程師孟所制皆是物也利澤之設其此類也乎且豐凶固有天數然亦視人事以為重輕春秋襄公二十四年秋書大水冬書大

饑者戒不備也故拯於倉卒不若豫於平素使平陽之渠不塞則灌溉所及猶能十一旱暵之害豈若是慘哉然則求三年之艾於七年之病固君子所當深慮也李君之功其亦思所以勿替之哉君括蒼世家子同年進士亷慎子諒得牧民體此特其一事耳按山西志正統間知洪洞縣王彧以此渠久塞嘗引二霍合大澗水為渠亦名利澤今故渠既湮名當歸其舊而民多稱麗澤渠者并當以利澤為正云

重修呂梁洪記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山名者曰呂梁呂梁之為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五里蓋河之下流與濟水會于徐以達于淮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餘萬艘使舡來往無虛日民舡賈舶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洪石獰惡廉利虎踞劍擢陽擡陰齟中僅可下上水勢為所束不得肆則激為飛流怒為奔湍哮吼喧閧見者皆駭愕失度巨纜强引進不得寸尺

乘流而放瞥掠瞬迭迅不復措手其囍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顧而歎曰此可以人謀勝也乃循行洪北見其支流水所洩處舊闕以東稿水至則蕩為浮梗以去州縣所具稿歲至二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恒病不足則又歎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鋭聚徒給廪輦塊石埴壞疊為長隄百六十有五丈廣五尺而崇不過五尺水小則迫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

縱之使漫流其上又於隄西築壩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隄得以不齧又覰於東隄叢石間民困牵輓足不能良步乃畚瓦礫實其窪隙外以石甃之為夫四百二十有奇又東則甃為長衢為丈七百九十而梁于衢上者三以析牵輓之壅而行者因以為利吕梁之洪歷數千萬年而十去五六君於是有奇績焉然問其役則洪夫之餘力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贏財問其食所由致則剩載之餘粟而自以經畫佐之未嘗責辦於有司勸假

於漕士及往來之商民而所奏減槁束歲十餘萬民錢至三十餘萬功倍而費益省可謂難矣初君自成化庚子越三年而成西隄任滿當代民交章借君又三年而東隄成君既報政遷武選員外郎吾友華容劉國紀亦與君有夙昔及知徐州達觀君所營作歎其績不可以無述請予記予復聞于君從子翰林修撰子充者為詳乃為說曰天地之道必頼乎財成輔相然後可以利乎民故唐虞置虞官而益掌山澤佐禹治水周禮以中士

為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其為制不可詳而其職固在也今漕河所經各有分職要害之地則委郎官以總之利害因革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疏塞如所謂溝逆地沥水屬不理孫者則㶅滌之而已矣修治之而已矣若長慮倍力去險為夷因害以為利者詎不甚難矣哉天下事固有一勞而永逸者故茍其利倍于舊則雖殫財力而不惜今以利校之殆不可訾矣然則閱歷代之險而為永久不遷之利者誠可謂之難非

邪夫功不必已出惟其有益于民與世繼費君者尚葺而保之則兹洪之益於國愈大而聖天子財成之治不為小補矣君名瑄仲玉其字其為放舟之廳集夫之營市易之場皆洪事所賴又值歲歉以餘粟千石賑州民以六百石給漕士亦洪之餘費故附載之

漢丞相黄公祠堂記

無錫部國賢知許州首考圖志謂許為潁川故郡漢丞相黄公嘗所治地求其祠謁之無有也因歎曰此史所

謂生有榮號沒見奉祀者奈何弗繼欲圖建之而州寮隟地間於州治之北東得尼寺焉則又歎曰此不得而彼得之何哉乃驅其徒若干人闢地去穢撤故宇構為堂四楹設主其中歲春秋仲則率寮屬師生往舉祀事於是公之祠歷數百年而復興國賢復具書抵予曰願為寶記之以告許人施同知文顯上京師又請焉漢之初高帝以寬仁除苛暴逮文景為尤盛武帝始尚刑法天下騷然終昭帝之世吏競為嚴酷民不堪命當是時

公獨以寛和為治及事宣帝久不變雖習律法察民隱而務色容雖嚴覈屬吏而成就全安不擿細過潁川之治實朝廷所最天下所視以為重者夫不為世俗所誘惟所見以為治又懷其精智鋭力過而不用皆天下之所難公於是賢乎人遠矣或者謂宣帝澤薄故善歸于吏殆不盡然葢帝雖不免尚法往往最公治為第一賜車封爵以示寵異而卒以相位授之使天下為吏者皆公其人帝之治宜不若是刻而澤亦廣矣然則公之益

于天下已多而況其郡之人哉史又稱公柄用損于治郡尤以鷦雀為公累予謂自漢以來論學者多以災祥為理道公在獄中受書夏侯勝勝之論洪範固是學也故謂公學之不純則有之若謂其以僞先天下如張敞者所論不已過乎然則論公之世者法其治民可也夫善之在天下無今古邇遠其歸一致使今吏于許者皆慕公之遺不敢後則所謂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今之民獨非公之民哉國賢以進士出守文學政事卓卓可

紀録葢知所慕者也踵焉而不敢後者也故為記于祠俾來者有繼云

方巖書院記

方石謝先生作方巖書院于台州太平之緦山葢舊所名杜山者也山有孝子府君墓墓有㑹緦菴因更名其山山之旁有獅子虎頭諸巖婁旗文筆諸峯仙人跡月嶺桃溪諸境其外則環以大海浩淼無際其後則天台鴈宕諸山竦立乎霄漢之表委靈輸秀至是而極則結

為方巖嶢聳峭拔為一方之勝故院以是名為堂四楹其左右翼而相觀恐閫二齋以居學徒置田三十畝以資養而仰高望海采藻三亭及桃溪書屋方石山房於右焉自先生叔父愚得公以寶慶守致仕始為會總仰高而下次第交作先生又欲為是院請公主教其中會有纂修之命乃留貲于族叔怡雲翁世弼越一年而以成報則弘治已酉八月也夫書院之置肇于宋初若白鹿石皷應天嶽麓其名最著葢鄉黨之學士大夫所建

而朝廷因之及州縣學立顧為具文而此獨不廢其他聚徒講道皆足以為教於世而不獨此也然程子講于洛而朔蜀之徒不能相通朱子講于考亭而江西永康之徒各不相下要其是非得失有不可易者則存乎其人而亦不繫乎地也厥後朱子之學徧天下其在台者有若石子重及杜良仲仁仲兄弟及其孫成之以及車清臣氏問學之傳遠有端緒先生家自師友又友鄉之善士以及天下尚論于古之人而究其實則身檢力踐

未嘗設崖岸立門戶惟名是務然鄉之徒薰其德而善焉者亦多矣院既成先生有歸志又踰年拜南京祭酒不可以遽言去而愚得公實領之昔胡安定教湖州太學取以為法後自為之而天下始被其化方巖之教殆自是行矣使被先生之化者溯厥教源茲院之名將不可朽公雖退處林壑亦豈不隱然為天下重哉請以是為方巖書院記

改建忻州廟學記

有來自西談太原忻州廟學之美者謂其地勢高爽構結閎壯廟之中屹然而聳立者為大成殿其旁翼然而分列者為兩廡峙於其前者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學之中為明倫堂旁為三齋後為尊經閣後之旁為射圃四散而周環者為肄誦之室委積之所為庖為湢視舊學之湫隘庳陋其為善不啻倍之環山以西稱府州縣學者莫加焉未幾州學正訓導率其諸生具書託介以請于予曰此吾王侯之績也蓋自侯之來知是州屬意

廟學圖革其故而新之會按察副使陳公分巡茲土力贊其決且為相茲善地畧規定之而王侯籍會官帑慮弗給重煩民力不欲有所徵適發地得藏錢十萬曰此可以供茲役矣物計而工給之沛然而有餘而又采木伐石皆躬入林谷手閱書簿累時閱歲而後終事此學之所以成也夫其廢之久而成之若是難則其為役不可以不紀吾徒之為師生者願有請也予惟學之道有本有具窮理力行進德修業其本也教有法名有籍用

有器其具也然又有地焉葢非離喧避俗之為羣高堂廣室之為居閎制巨麗之為觀足以壹志慮移習養則雖嚴驅力禁强而使之學亦散渙流蕩而不可得是所謂地又其急者也為士者盍亦思之乎擇其所從入猶擇地也挾書詩操文藝以為業猶治其具也日省時察反而求諸身心之間推之家庭及于邦國者皆執此以往非本之可恃者乎此其精麄外内固有次第必並舉而不偏廢然後足以為成人上之所教即下之所學也

嗚呼茲學修而士之為學者亦知所勵矣向之玩歲廢業無所恃以為成者猶可以自諉乎哉王侯之為州也疏兩河立四倉興利去弊庶務畢舉而又躬率生徒示之程督以為懲勸誠志乎古之所謂富教者其所修治宜不止于地與具也因併書以俟陳公名金成化壬辰進士王侯名軒弘治丁未進士工始于癸丑之夏成于甲寅之冬而記于乙卯之秋九月之望云

修復茶陵州學記

吾茶陵在宋為縣有儒學在城西門外太常丞陳蘭始
建孔子廟元升縣為州知州吳端卿創學舍以兵燬國
朝洪武初復為縣知縣成麟重建永樂初知縣王貫繼
之正統間知縣徐亨劉惟銘成化初知縣吳真次第修
葺大抵皆故地也予省墓歸特造焉比還京師縣復升
為州予同年俞君藎以御史出知州事病其湫隘不足
以施教行令遷于城中廣濟倉之旁其地蓋左峽右空
前崎後阽論地勢者弗以為宜累二十年科目響絶士

子凋落而棟宇亦蠹壞弗能支頹業已改建莫任其咎澧州判劉君遜亦以前御史來攝州乃用羣議復故地別為堂三間視舊加偉未成而遽去及李侯永琛為州守圖成厥役乃會材籍工卜日將事為繚垣崇址為廟廡為齋舍為講堂皆從新制功且就學正江君海訓導胥君安詹君鳳謂不可無紀會茶陵衛指揮僉事劉侯震上京師乃致書介國子生周麟請予記按茶陵當勝國詞賦取士時如陳志同之天馬及先提舉之黃河皆

以賦擅場其餘取名第稱士林者踵相接高皇帝一統之初定經義式實學士劉先生三吾所製天下傳之山川之靈秀固巋然殊也百餘年來師不倚席士不廢業而功效不昔若至是尤極亦孰使然哉夫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豈其限一郛郭間而隆替頓異又有識者所未遑也今文教大洽雖窮荒末裔皆業經書習禮樂而湖南近在中服士之淹貫經傳嚮慕名義者甚衆顧歲月之玩愒俗尚之移易或不能無修復之役亦厲志改

習之端也且學之制自古以明彞倫訓功業本非為科目設者顧後世之士不能不假科目以進則雖程課書簿之細亦不免焉況居業行教之所乎嗟夫極則變變則通物有恒數吾鄉之士其勉躅前哲上企乎古之人使文章行業為天下重不獨於科目而止則是役亦不為無助也宜記其歲月使後之守吾土者請繼修之以圖于厥終役始于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其成則某年某月日也

裕遠菴記

方石先生嘗謂予曰吾人有身有家國天下之寄必深思遠計以為無窮圖乃可言仕必自少至壯以及于老自一世十世以及于百世乃可言遠予仰觀于古之人恒攀企而不可及上遡先世知吾之所自來懼無以承繼振厲為持循芘蔭之地葢嘗自吾身始又將于家焉圖之天下計非所敢與者然推行之端亦學者所有事也予感其言衷觀其所為檢察踐履久而不懈非志乎

遠者莫之能也先生為侍講歸葬文林封君高孺人于太平洋㠭山世墓與其叔父逸老太守公修祀治墓作譜合族凡為家之事類足以傳之子孫又自作壙室于封君之側及以祭酒致仕歸自南都始伐墓木斲山石構菴八楹以備奠掃逸老名之曰裕遠前為石門而揭名之曰大夢山工既以書報予曰此予結局一大事也子誌吾父表吾祖獨於此無言乎予聞之重為歎曰先生之計其可謂遠哉葢是墓也有節婦之風烈封君之

矩範而先生實克揚之昭穆之相承幽明之相質者百歲猶一日也先生以身事親期在不辱修短存沒之際正俟而全歸者無所不慎殆曾子所謂仁以為任死而後已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此所謂遠也遠而能裕者也彼區區顧計如漢水之沉碑桓山之石槨謀乎外無益乎其内者亦惡可同日語哉先生二子與仁興毅皆蚤世比乃有遺孫焉族系之蕃衍將與風範相為無窮今其名再入薦剡朝廷將復起之功業之在天

下又不獨言與德之不朽矣顧兹舉為家而設故子教家之事加詳而并及其餘云逸老亦自為墓在菴南二里許所謂會緦菴合祭其高祖孝子府君者則在其西皆别有記可以互見也

懷麓堂集卷三十三